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 
第十八回 譚長男驚夢惑尼姑 遷香江卜居鄰戲院

話說容尼說起要往定做繡衣，馬氏就問他要做什麼款式，正要自己盡點人情。容尼就答道：「可不用了，我們庵裡，雖比不上富厚之家，只各人有各人的使用。且凡替人唸經做好事，例有些錢頭，哪裡一件繡衣，還敢勞夫人厚意？」馬氏道：「師傅這話可不是客氣呢。我們實在說，你們出家人是個清淨不過的，這些小功德錢，只靠著餬口，還有怎麼餘錢？我說這話，師傅休嫌來得衝撞，不過實說些兒。況小女投師拜佛，也沒有分毫敬意，多的或防我們辦不起。這件繡衣，就該讓人做過人情，若還是客氣，可是師傅不喜歡也罷了。」周奶奶道：「就是這樣，師傅就不消客氣了。」容尼道：「夫人這話好折煞人！說是多的辦不起，只除了這裡人家辦不得，還哪裡辦得來？夫人既這樣喜歡，我只允從便是。」馬氏聽了，好不歡喜，隨再問繡衣如何款式，如何長短。容尼隨道：「款式倒是一樣，貴的就用什麼也不拘，賤的就用布兒也是有的。單是色要深紅，是斷改不得了。袖兒拵兒領兒都要金線鑲，腰兒夾兒自然是寬闊些，袖口兒要一尺上下。所鑲的金線子，貴重由人，只我身材不大高，不過長的要三尺上下。夫人若記不清楚我，包兒裡還帶著一件舊的來。」說了，隨解開包兒，拿了一件半新不舊的繡衣出來，讓馬氏看。時寶蟬在旁，笑說道：「不知我們穿了來，又怎樣似的？」周奶奶道：「試穿來，給我看看。」寶蟬笑著，就要來穿。馬氏道：「師傅是清淨的上人，我們幾身，好容易穿得，師傅料然是不喜歡的，休頑罷。」容尼即接口道：「夫人怎麼說，我們出家人，是從不拘滯的，這樣夫人反客氣起來了。」說罷，即拿過讓寶蟬穿起來，果然不長不短，各人看了，都一齊笑起來。周奶奶道：「寶蟬穿來很好看，不如就隨師傅回去罷。」容尼道：「哪裡說？他們在這等富貴人家，如珠似玉，將來正要尋個好人家發配去，難道要像我們捱這些清苦不成？」寶蟬聽罷，忙啐一口道：「師傅休多說，我們倒是修齋的一樣，休小覷人！」說罷，就轉出去了。容尼自知失言，覺不好意思。

馬氏隨喚過六姐進來，著他依樣與容尼做這件繡衣，並囑不論銀子多少，總求好看。身子要用大紅荷蘭緞子，所有金線，倒用真金。又拿過五顆光亮亮的鑽石，著綴在衣持上，好壯觀瞻。這鑽石每顆像小核子大，水色光潤，沒半點瑕疵，每顆還值三四百銀子上下。容尼見了，拜謝不已，隨說道：「多蒙夫人厚意，感激的了。今兒到這裡談了半天，明兒再來拜候罷。」說了，便自辭出。馬氏即令六姐隨容尼出去，好同定做這件繡衣，又致囑過了寅日，就揀過日子，好來禳火災、做好事，容尼也一一應允。馬氏送容尼去後，回轉來說了些時，周奶奶又辭去了。

不覺天時已晚，弄過晚飯之後，馬氏回轉房裡，抽了一會洋膏子，不覺雙眼疲倦，就在煙炕上睡著了。恍惚間，只見陰雲密布，少時風雨交作，霹靂的一聲，雷霆震動，那些雷火，直射至本身來。馬氏登時驚醒，渾身冷汗，卻是南柯一夢，耳內還自亂鳴，心上也十分害怕。看看煙炕上，只有寶蟬對著睡了，急的喚他醒來，問道：「霎時間風雨很大的，你可知得沒有？」寶蟬道：「夫人瘋了！你瞧瞧窗外還是月光射地，哪裡是有風雨？夫人想是做夢了。」馬氏見寶蟬說起一個夢字，身上更自戰抖，額上的汗珠子，似兩點一般下來，忙令寶蟬弄了幾口洋膏子。寶蟬只問馬氏有什麼事，馬氏只是不答，誰自己想來，這夢必有些異兆，因此上肚裡頗不自在。過了一會，依舊睡著了。

次早起來，對人猶不自言。只見六姐來回道：「昨兒辦這件繡衣，統通算來，是一百五十兩銀子。昨夜回來，見夫人睡著了，故沒有驚動夫人。」馬氏道：「乾妥也就罷了。」六姐就不再言，只偷眼看看馬氏，覺得形容慘淡，倒見得奇異，便隨馬氏回房子去。忽見二房的小丫環小柳，從內裡轉出來，手拿著一折盅茶。東跑得快，恰當轉角時，與馬氏打個照面，把那折盅茶倒在地上，磁盅也打得粉碎。馬氏登時大怒道：「瞎娘賊的臭丫頭！沒睛子，乾怎麼？」一頭說，一頭拿了一根竹桿子，望小柳頭上打下來。小柳就跪在地上，面色已青一回黃一回，兩條腿又打戰得麻了。六姐道：「些些年紀，饒他這一遭兒罷。」馬氏方才息了怒，轉進房裡，說道：「這年我早防氣運不大好了，前兒過了除夕，就是新年，府上早遇了火；我又忘了事，新年又請尼姑來府裡；今兒臭丫頭倒不是酒，又不是水，卻把茶兒潑在身上。這個就是不好的兆頭。」六姐道：「這會子不是憑媒論婚，倒茶也沒緊要。仗夫人的福氣，休說氣運不好的話。」馬氏方才無話，隨把前夜的夢，對六姐說知。六姐道：「想是心中有點思慮，故有此夢。夫人若有懷疑，不如候容師傅到時，求他參詳參詳也好。」馬氏點頭稱是。

果然過了數日，容尼已進府上來，說道：「明兒初九，就是黃道吉日，就開壇唸經禳火星罷。」馬氏就囑咐六姐，著管家預備。容尼又道：「昨兒那件繡衣，已送到庵裡去，縫的標緻得很。只怕這些貴重物，我的空門中人，用著就損了福氣。」馬氏道：「哪裡說？這又不是皇帝龍袍，折什麼福？」說了，大家都笑起來。那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容尼又招幾個尼姑同來，就在大廳子裡擺設香案，開壇唸經。都由容尼打點，所有唸經，都是各尼在壇上嗷嗷嘈嘈，容尼卻日夕都和馬氏談天。馬氏忽然省起一事一就把那夜的夢兒，求他參詳。容尼一思想道：「這夢來得很惡，我們卻不敢多說。」馬氏道：「怕怎麼？你只管講來便是。」容尼仍是欲吞欲吐，馬氏早知他的意思，急喚離左右。容尼才說道：「這夢想來，夫人身上很有不利。」說到這時，容尼又掩口住下，又不願說了。馬氏再問了兩次，容尼道：「雷火燒身，自然是不好，只在卦上說來，震為雷，震又為長男，這樣恐是令長男於夫人身上有點不利，也未可定。」馬氏聽了，登時面色一變，徐說道：「師傅這話很有道理，我的長男是二房所出，年紀也漸漸長大起來了，我倒要防備他，望師傅休把這話洩漏才好。」容尼道：「此事只有兩人知得，哪有洩漏之理？」說罷無話。自此馬氏就把長子記在心頭了。

過了幾天，功德早已完滿，又禮過餞口，超了幽，就打發各尼回去，只容尼一人常常來往。馬氏徐令管家把府裡遇火前後各事，報知周庸祐，隨後又議往香港居住。因自從到增沙的宅裡，身子不大快，每夜又常發惡夢；二來心中又不願和二房居住，因此上遷居之心愈急，就令馮管家先往香港尋宅子。因周庸祐向有幾位姬人在香港士丹利街居住，因付向日東橫街的宅子，何等寬大，今香港屋價比省城卻自不同，哪裡尋得這般大宅子？況馬氏的性兒，是最好聽戲的，竟日連宵，也不見厭，香港哪裡使得？若尋了來，不合馬氏的意，總是枉言，倒不如命六姐前往。因六姐平日最得馬氏的歡心，無論找了什麼宅子，馬氏料然沒有不喜歡的。因此管家轉令六姐來港，那六姐自不敢怠慢。

到港後，先到了士丹利街的別宅子，先見了第六房姨太王春桂，訴以尋醫遷寓香港之事。春桂道：「這也難說了，馬氏夫人好聽戲，在東橫街府裡時，差不多要天天唱戲的。若在香港裡，要在屋裡並建戲台，是萬中無一的。倘不合意，就要使性兒罵人，故此我事我不敢參議，任從六姐於去便是。」六姐道：「與人承買，怕要多延時日，不如權且租賃，待夫人下來，合意的就買了，不合的就另行尋過，豈不甚好？」春桂道：「這樣也使得。我的兒聽得重慶戲院旁邊，有所大宅子，或招租，或出賣，均無不合的。這裡又近戲場，聽戲也容易，不如先與租賃，待夫人到時再酌罷。」六姐道：「這樣很好，待我走一遭，看看那宅子是怎麼樣的，然後口覆夫人定奪便是。」說了，春桂即令僕婦引六姐前去。六姐看了那街道雖不甚堂皇，只那所宅子還是寬大，廳堂房舍也齊備了，緊貼戲院。若加些土木，即在窗兒可能看戲，料然馬氏沒有不合的。看罷，就即與屋主說合了，訂明先租後買。自己先回省城去，把那屋貼挨戲院，看戲怎麼方便，及屋裡寬敞，一一對馬氏說知。

馬氏道：「有這般可巧的地位，是最好的了。我自從過新年後，沒一天是安寧的，目下就要搬遷。但望到港時住了，得個平安就罷了。」六姐聽了，又把附近重慶戲院的宅子從前住的如何平安，如何吉利，透情說了一會。馬氏十分歡喜，便傳馮管家進來，說明要立刻遷往香港，眼前就要打點，一兩天即要搬妥。所有貴重物件，先自付寄，餘外細軟，待起程時攜帶。正是：

故府方才成瓦礫，香江今又換門楣。